

三
國
志

四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

魏書

國志入

公孫瓌傳

御車身執徒養及劉令支人也

今音郎寃反
支音其兒反

爲郡門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聲俟太守器之以女妻焉

日南日南鄭氣或

不肯稍入常
守音其木

適詣涿郡盧植

慷慨而起時見者莫不歎歎劉從日南瓊具米肉於北芒

御車身執徒養及劉從日南瓊具米肉於北芒

上祭先人舉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

日南日南鄭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

太守新吏召臣

之義

孝廉爲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
塞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
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
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
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爲涿令光和中涼
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
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
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

九州春秋曰純自號
爾天將軍安定王

略

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
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

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旣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

州牧

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爲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爲郡吏以孝廉爲郎

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呂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

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訴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爲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爲恨嘗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爲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爲甘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英雄記曰虞爲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隣縣接壤蝗蟲爲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

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州郡者皆責助治官錢或一千萬或二千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

民錢以備乏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以虞清

貧特不使出錢

公書曰虞

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

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贊害虞有

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

上罷諸屯兵但留贊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

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

虞封政爲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貴侯

英雄

記曰虞讓太尉因薦衛尉趙謨益州牧劉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爲公

會董卓至洛

陽遷虞大司馬贊奮武將軍封蔚侯關東義兵

趙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

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

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

遣使詣虞虞怒不肯受紹等復勸虞領尚書事

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

九州春秋
曰紹馥使

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詣虞使即尊號虞厲聲呵岐曰

卿敢出此言乎忠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

能竭命以除國恥望諸州郡列義之士勤力西向援迎幼主

而乃妄造逆謀欲塗汚忠臣邪

吳書曰馥以書與袁術云

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

治行華夏少一當今公室枝屬皆莫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

王五出以大司馬領河北取弇馮異勸即尊號卒代更始今

劉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幽州牧此其與光

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馥稱誠云神人將在燕分又言

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爲天子又見兩日出於代郡

謂虞當代立紹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主外託公義以抗拒之紹亦使人私報虞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固辭不許乃欲圖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修職貢愈益恭肅諸外國羌胡有所貢獻道路不通皆爲傳送致之京師

虞子和爲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

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

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
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瓊怒曰余弟死禍起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勃
海太守印綬授瓊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援範
遂以勃海兵助瓊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界

橋

典略載瓊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
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袁紹託其先

執寇

竊人爵既性暴亂研行淫穢昔爲司隸校尉會值國家
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爲邪媚不能舉直至令

丁原

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爲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雒而
主見質紹不能權謫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竊逃云忝辱

爵命背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爲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

卓不告父兄至使大傳門戶太僕母子一旦而斃不仁不孝

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年不恤國難廣自封殖乃多以

資糧專爲不急割剥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吁嗟莫不痛怨紹

擗破鄴有令

赤

糞

坐巨義給討
可以八罪而
妄索可知

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因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阜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祁口復切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日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候視星曰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讒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爲人後以義不宜乃據豐隆之重任忝污王爵損辱袁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袁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戾雖南山之竹不能載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善業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闡葺名非先賢蒙被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鉄錠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

瓚軍敗走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
城與虞相近稍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
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
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

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

訓斬虞

魏氏春秋曰初劉虞和輯戎狄瓚以胡夷難禦當

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效一時之名

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屬議密令衆襲

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勑令勿燒故瓚得放火因以精銳衝突虞衆

嘒奏使近命

嘒奏使近命

○大潰奔居庸城瓊攻及家屬以還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
○典略曰瓊曝虞於市而祝曰若應爲天子者天當降雨救
之時盛暑執竟日不雨遂殺虞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
山相孫瓊援張逸張瓊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瓊極口然
後同死

瓊上訓爲幽州刺史瓊遂驕矜記過忘善

多所賊害

英雄記曰瓊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

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
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
遇騎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
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謂三人者爲仲
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
屬以譬言也

虞從事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
等率州兵欲報瓊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
柔爲烏丸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
人與瓊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

斬丹表紹又遣麴義及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

瓚

英雄記曰先是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

軍數敗乃走還易京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

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辟出瓚以易當之乃築京固
宋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
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効是以表紹始北擊之

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
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

臣松

之以爲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訛似若無徵謠言之作
蓋今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之威

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爲圍塹

瓚諸將家

十重於斬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

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
瓚諸將家

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作鐵門居瓚曰昔謂天下事
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

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
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獎紹紹遣將攻之

連年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

丹青謂爲流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綏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士之

高義尋禍亡之險蹕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在刃橫集以重

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勞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

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誅謂天罔可吞其雄可滅果令貴弟

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

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

躬遂躍馬控弦處我祇上毒偏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

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

機械不嚴彊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

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謀福豐有禮之符表采足下志

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蛑賊以焚爇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敵

也躬之治

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旣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海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未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伍宜令怒始嚴霜喜始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彊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士憤然衆叛親離子然無黨又烏丸讎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壞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麤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往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塞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鑄金紓紫命以元帥謂當因茲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旗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曇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擢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云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

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
速朽云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躬我
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堤聞瓊不答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
當今四方虎羣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
其若我何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瓊遣子求救於黑

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
衆陸梁冀州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瓊曰今將
軍將士皆已士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
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
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
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軍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瓊遂止

不出

英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詔而無大謀特爲瓚所信幸

救至欲内外

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

地中點角
按上梯待人

胡身之注画船

吳楚之船

殺

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之度足達半便燒所

施之柱樓輒傾倒

鮮于

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

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爲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

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還守紹爲地

餘語與典略所載同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在昔襄周之世僵尸流血以爲不然豈意今日身當其衝其

擊紹遣人與子書克期兵至舉火爲應

典略曰瓚遣行人文

則齊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中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敗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東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安足之地其可得矣獻帝春秋曰瓚夢薦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

其書曰蓋聞

輔持其衆奉王命以輔爲建忠將軍督幽州六
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遣使詣太祖
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渡遼
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

魏略曰輔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

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自視勿然耳而今克之此旣天意亦二三子之力

太祖破南皮

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

丸以功封關內侯

魏略曰太祖甚愛閻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

此自託於五官將如兄弟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傳